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老挝史

格兰特·埃文斯 著 郭继光 刘刚 王莹 译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Grant Evans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老挝史

格兰特·埃文斯 著 郭继光 刘刚 王莹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挝史/(英)埃文斯著;郭继光,刘刚,王莹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3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922-3

I. ①老… II. ①埃… ②郭… ③刘… ④王… III.
①老挝—历史 IV. ①K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4058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0-387号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by Grant Evans
Copyright © Grant Evans, 2002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2002
by Allen & Unwin Ltd, Sydney, Austral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 Unwin Pty Ltd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r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欧阳敏
技术编辑:徐儒静
装帧设计:罗洪

老挝史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6.5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922-3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

中文版前言

老挝位于东南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并且地处内陆。老挝周围环绕着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和缅甸,使这个小国成为邻国之间的桥梁和缓冲地区。在其辉煌时代,老挝的国王也曾向外扩张领土。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老挝成了一个竞技场,更强大的邻国及其盟国会不时干涉老挝内务。20世纪50年代,刚刚摆脱法国而获得独立的老挝开始建设现代社会,但不久便卷入越南战争,战争带来了北越部队的进入以及高空中美国轰炸机报复性的大破坏。很少有政府能够在那些岁月里顶住巨大的压力并存活下来,因此皇家老挝政府最后的垮台并不令人惊讶。1975年君主制被废除,新政权开始执政,约十分之一的人口被迫流亡。这一切的发生只是接下来故事的一部分。一代人之后,老挝已经成为东南亚国家主流中的一员,并将在2020年前摆脱贫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老挝已经在旅游业、外国援助和投资方面实行开放,老挝人发现到国外旅游更为简化,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将了解老挝,老挝人也将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

到老挝的游客们通常被这个国家人民的友好和良好心境所吸引,因此倾向于将这个国家浪漫化。老挝人也对自己作出浪漫的想象,但这个东南亚“未被触动”的田园生活的观念也有另一种解释:老挝是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不幸的是,这种被游客们钟爱的“未被触动”

却是失败的发展计划所带来的一个人工制品——它在 1975 年之后被隔离了 20 年。接下来的老挝政府承诺要“发展”，千百万的美元援助流入了这个国家，但往往直接流进了一些领导者的口袋里，也往往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在本书中，我将尽力解释老挝文化是如何处理并努力解决它所面临的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两难选择的。

这本书主要针对好奇的游客、记者、咨询者、外交人员、商人和学生。本书于 2002 年首版，2006 年出版了经修订的老挝版和泰国版，这个中文版也是以修订的英文版为基础。老挝读者对它非常感兴趣，因为它填补了官方出版物历史叙述留下的空白；泰国读者惊讶地读到老挝独立政体的历史，而不是老挝在泰国历史边缘的阴影之下的历史。我确信，中国读者对于老挝的历史知之甚少。但是正如接下来的书页所展示的，中国与老挝的关系正迅速发展，更多的中国人去老挝旅行，因此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

现在中国大陆官方所称的老挝第一次作为国名出现在史书中是在明朝，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它有两种书写方式，尤其是在老挝中国人商业经营的招牌中。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写法，虽然不是非常常见，即“寮国”，这是基于民国时期对老挝的称呼，因而它在 20 世纪在台湾地区及东南亚被译成寮国。当我学广东话的时候，发现“老挝”在粤语中被称为“Liu Kwok”。这三种形式都在中文维基词条里出现。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老挝没有加上一个“国”字，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华帝国与其南方边界相邻国家的关系摇摆不定，中华帝国在承认它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方面也摇摆不定。例如，今天被称为越南的地方在过去有时作为一个“国”而被承认，有时只被视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老挝”引起明朝的注意是在明朝探索与泰国北部的兰纳王国的联系时，它被明朝称为“八百大甸宣慰使司”^①。然而，虽然它被称为宣慰司，但对“老挝”的涉

^① 参见 *Lan Na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o-Tai Rela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Yuan and Ming Sources (13th to 17th Centuries)*。Foon Ming Liew-Herres 和 Volker Grabowsky 提供了文本和评论。与 Aroonrut Wichienkeeo 合作。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所，2008 年。

及却非常模糊和简略。17世纪的汉文文稿中出现了“南掌”，这就是万象之国老挝王国(Lan-Xang)最早的汉译名(现多作“澜沧”)。但总的说来,直到20世纪晚期,老挝仍然在中国人的视线外围。

关于民族名称“老族”的起源,在老挝有一些没有结果的争论。依我看来,它很可能起源于“獠”这个带有异族风味的称呼,当中华帝国扩张到西南时,这个术语常用来描述各种各样的族群。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术语被一些族群采纳用来描述他们自己,现在成为他们自己语言的一部分。不同民族-语言背景的人们都被称为“獠”,其中一些属于傣语语系。因此,居住在琅勃拉邦东北瓯江沿岸讲傣语的族群称他们自己为“老族”是很有可能的。正是他们征服了土著的王国或者酋邦“猛骚”,这些地方后来被称为“琅勃拉邦”。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反馈的过程中,当中华帝国的使者们邂逅到这个老挝王国时,他们可能使用同音异义字“老”代替“獠”来命名这个族群。

这本书没有被学术争论所负累,但其使用新方法对关键事件的调查却对那些熟悉老挝历史的人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它为我们提供了新观点和新信息,同时还展示了很多以前从未被出版过的照片。本书意欲吸引更广泛的读者,因此注释已经被降低到最少。

致 谢

一些人慷慨地留出时间阅读拙著,并帮助我使书中多处表达更加明确。我的老朋友 Stuart Macintyre 是澳大利亚一流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不懂老挝史,故能够就一些专家想当然的内容提出疑问,所以我请他阅读。他的谨慎是出名的,所以能够保证书中章节即便对初学者来说也是清晰的。Soren Ivarsson 是新一代的老挝史学家,在我撰写书中前面的章节时,他的建议使我很容易找到老挝史的资料。Thongrith Phoumirath 是一名流亡到澳大利亚的老挝人,他使我消除了该文对老挝人阅读难度的疑虑,即使是一些不常用的术语对他们来说也熟悉的。Peter Koret 爽快地允许我在本书开头的章节引用他翻译的诗“Leup Pha Sun”的部分内容。还有一些人在不同方面都给我提供了帮助,尤其是在对资料的讨论与共享方面,他们是 George Dalley、Arthur Dommen、Chris Goscha、Joel Halpern、Pheuiphanh Ngaosyvathn、Phouvong Phimmason (在本书的写作中不幸去世) 和 Mangkra Souvannaphouma 亲王。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在我造访时

xi

给予了特别的帮助。Rosemary de Dear 魔术般地增加了本书的图片。最后,我想感谢 Milton Osborne 邀请我参与亚洲简史系列。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一本老挝的简史,但这样做使我厘清了困扰我多年的该国的早期历史。

格兰特·埃文斯

于香港

中文版前言 / 1

致谢 / 1

第一章 老挝之前 / 1

第二章 法国统治下的老挝 / 38

第三章 皇家老挝政府 / 83

第四章 战争及皇家老挝政府的垮台 / 126

第五章 老挝的社会主义过渡期 / 154

第六章 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 / 181

第七章 现代世界中的老挝 / 213

结语 / 225

参考文献 / 226

进一步阅读 / 233

索引 / 238

译后记 / 249

第一章 老挝之前

在 19 世纪结束的时候,老挝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出现。这是一个长期的、通常也很混乱的历史过程的顶峰。在这个过程中,大陆东南亚的传统王国之间相互争斗并且经常相互吞并。迥然相异的傣族和其他种族群体缓慢地受到小乘佛教影响力的塑造,逐渐地确保了该地区广泛的文化持续性。不过,地方上的差异仍然很重要。尽管老族王国——澜沧(Lan Xang)在 15 世纪是一个主要的地区行为者,但是它和随后的老族王国与现在被称为泰国的王国相比则黯然失色。由于地处内陆并且远离欧洲人扩张对政治经济的影响,老族的内陆王国在 19 世纪几乎完全消失了,而邻近国家的力量则得以巩固。也许只有法国的殖民扩张才避免了老挝被泰国和越南吞并。

1

傣族

“傣”(Tai)是一个宽泛的语言学分类,它也曾经一度被视作一种广泛共享的文化,包括老族和泰国的泰族。傣族被认为起源于中国南部的广西,由于受到不断扩张的中华帝国的压力,傣族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某个时候开始向西南方向迁移。今天,傣族分布于整个东南亚大陆。他们散布在中国的南部边陲,越南和缅甸的北部,以及印度的东北部,当然他们还构成了老挝和泰国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在老挝和越南北部

2

高山河谷中的傣族一直被称作“部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建立国家。不过，迁移到平原并且建立国家的傣族则经历了文化和政治的转折。

然而，在我们今天知道的老挝或者泰国等国家单位在复杂的地区历史中（傣族人在其中是关键行为者）出现之前，已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事实上，尽管国家历史常把这些称谓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在19世纪以前使用种族术语“老族”（Lao）或者“泰族”（Thai）没有任何意义。我相信这种民族主义史学歪曲了我们对现代世界形成过程的理解，因此，我将开篇第一章所包括的时期称为“老挝之前”。但是，同样可以根据目前环绕现代老挝的各个国家，而称这一时期为“泰国、柬埔寨、缅甸、越南和中国之前”。然而，避免使用这些国家名称有时候很困难，而且出于方便的考虑，我也时而使用这些称呼。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理解东南亚的前现代时期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努力进入到一个使用与今天非常不同的术语来进行思考的世界。

3 现代老挝内陆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地理特征是贯穿南北的越南中央山脉（Central Vietnamese Cordillera）^①，老挝的东部边界沿着这个山脉划定。还有其他次要的山脉，而且人们可以在首都万象的北面找到最高峰普比亚山，海拔2818米。所有主要的河流都发源于这些山脉，从西向东流入湄公河，而且沿着这些河流，人们可以发现适合种植水稻的冲积平原。没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低地平原。尽管高地的土壤通常不是非常肥沃，但仍有两个重要的高地平原地区：一个是北部的川圹（Xiang Khoang）省的查尔平原，其上是绵延起伏的草原；另一个是南部占巴塞（Champasak）省的波罗芬高原，那里肥沃的土壤供养着越来越多的咖啡种植园。不过，全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崎岖的山地，并且被包含相对丰富的野生动物的季雨林所覆盖。整个国家位于热带季风气候区。

在傣族开始迁移的时候，东南亚大陆被森林所覆盖，使用同属于南岛语系（Austronesian）和孟-高棉（Mon-Khmer）语系的各种族定居于

① 即长山山脉。——译者注

此。在今天的老挝,这些种族构成了该国复杂种族大家庭的一部分,而且主要居住在山区。很久以前迁移到印度支那高地山谷的那些傣族人是由武士首领领导的,这些“具有威力的男人”由于其行为而被认为拥有大量强大的“灵魂物质”。在该地区发现的这种对个体之间内在差异的感知,后来促成了对来自印度的印度教思想(详细阐述了种姓差异和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的迅速吸收。傣族武士沿着山脉河谷不断迁移,沿途征服了他们发现的多个原住民群体,这些原住民成了傣族村庄和政体的附属成员。被征服的民族被称作“卡”(kha),现代翻译为“奴隶”。不过,这种翻译法没能捕捉到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被征服的民族与统治者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通婚融合到傣族文化中。事实上,这种种族通婚对傣族的扩张是必不可少的。

4



两个来自华潘省(Houaphan)的傣族妇女。非佛教徒的种族散布在老挝北部、越南和中国广西的高地上。他们在文化上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在他们数百年前向南迁移的过程中,一些傣族人从山区迁移到平原,他们在平原上与佛教徒发生联系并且开始创造低地老族文化。

傣族社会组织

征服活动除了可以应付不断增长的人口的生态要求之外,还是不断证实武士首领威力的一种方式。他们发展出了贵族谱系的观念,这种观念又反映在关于起源的神话中:它是老族神话“坤博隆”(Khun Bulom)的一个变异,在北部的傣族中广泛流传。在这个神话中,三个贵族在一场大洪水之后在天地之间进行调解。他们从上帝那里收到的礼物之一是一头水牛。几年以后这头水牛死了,从它的鼻孔长出了一根藤,最后结出了葫芦。贵族从葫芦里面听到声音后就刺穿了它。于是,“所有出生在葫芦里面并且通过凿开的洞出来的人就是傣族人,而那些从(用烙铁)烧开的洞出来的则是‘卡’;他们都是那三个贵族的仆人和附属”¹。他们用燃烧的木炭标记比较黑的“卡”为下等人,傣族人是持有武器的平民,而贵族们的后代则是首领。

昔日从山上向高地山谷的傣族居住地眺望,人们可以看到成片的紧凑的村庄和茅草搭建的结实的高脚楼。穿越山谷的河流是傣族人的一种快捷的运输途径,也是食物的重要来源。在这些茅草屋中间有一些长屋,它们属于首领家庭。村庄的周围是种植水稻的田地,有时候是梯田,由村民共同拥有。这些田地中的小块地每年根据需要进行再分配。周围小山的斜坡上,成片的森林已经被焚烧以腾出地方来种植旱稻、棉花和玉米。如果村庄是新的,这些斜坡将是由砍伐和焚烧森林后产生的田地覆盖,而房屋更可能是灌木小屋。

5 新定居者村庄的核心是一群傣族武士,他们被派遣去征服新的土地以及拥有这些土地的任何民族。这些武士在政治上仍然属于他们最初的村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几个村庄就组成了由一个最高首领来领导的“蒙”(muang,即“区”)。“蒙”是傣族文化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核心方面是更小单位的等级构成。村庄构成了小的“蒙”,几个小的村庄能够组成一个大的“蒙”,而且后者有时候能够成为一个“蒙联合体”。这种类似的结构在战争时期能够激发统一的行动,而当新同盟成立的时候则可能迅速解散。

与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同时存在的是一种区域性神灵的等级分布。家庭神灵低于村庄守护神灵,就如后者隶属于蒙的守护神(phi muang)一样,这些高一级的神灵每年为了重大事件而被召唤。蒙主(chao muang)即蒙的最高首领,拥有自己的守护神,它的实体就是蒙主房子外面的一个木桩,祭祀也在这里进行。当蒙主去世或者被杀死的时候,他的继任者将撤去木桩。因为继任者将拥有自己的神奇而强大的神灵。在某种程度上,老首领的“灵魂物质”将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当傣族抵达东南亚大陆的平原地区的时候,他们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此后,这些傣族社会结构的特点仍有许多得以保留。

与低地王国的交往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居住在中国南部和越南北部的傣族受到了这两个文明的影响。他们吸收了中国信仰的某些方面;他们的贵族作为封臣被吸收进这些王国,并且开始采用后者的服饰风格。也许是通过与越南各王国的漫长互动,高地傣族人获得了今天仍存在于老挝和越南的黑傣、白傣和红傣的分类。

向西南继续迁移的傣族人与那些与之差异较大的文明进行了交往。这些文明是堕罗钵底(Dvaravati)佛教文化的遗存,通常与孟族(Mon)以及吴哥帝国有关。在迁移的路上,傣族人可能也遇到了查尔平原上的一个孟-高棉首领。在平原上的一些地方,今天仍然能够看到用宏大的巨石建造的丧葬坛子,用来掩埋贵族,这是跨越平原前往呵叻(Khorat)高原或者云南的贸易路线周围的一种文化的典型特点。当这种贸易中断的时候(也许是由奉行扩张主义的傣族人促成的),这种文化也就瓦解了。

堕罗钵底文化也沿着贸易路线出现,该文化散布在吴哥和缅甸之间,以及更远的泰国中央平原的周边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在老挝北部的万象省和琅勃拉邦(Luang Phrabang)地区发现了与这种文化相联系的佛像。人们对堕罗钵底文化知之甚少,考古遗迹表明它属于一种分布广泛的、繁荣的佛教文明。当傣族人从山谷迁移出来的时候,他们

的一些群体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这种文化,而且他们通过这种文化第一次接触到了佛教。

7 不过堕罗钵底文化不是被傣族人征服的,而是被 9 世纪时迅速扩张的吴哥帝国所征服。吴哥帝国向西和向北分别包括了现代泰国和老挝的大片土地。这个印度教化的王国是由其湿婆式的“天神”领导的,它是现在被称为“曼陀罗”国家模式的区域先锋。曼陀罗通常在佛教或者印度教艺术里面以圆圈来表示,代表了一种宇宙的观念,包括人体和国家。涉及国家时,从特定国家的观点来看,曼陀罗代表了一种地缘政治的观念,被用来表现空间结构以及友好和敌对国家的波动。后来的傣族王国从吴哥承袭了这种模式。这些曼陀罗王国都聚焦于一个由国王统治的神圣中心,这个国王能够直接接触到神圣权力,并且使用这种权力去创造世俗秩序。宏伟的吴哥庙宇建筑物是这种世界观的不朽作品,也是国王世俗权力的一种有形声明。曼陀罗国家几度兴衰,最终衰败成附属国和附庸民族。在一个曼陀罗的扩张阶段,小国被直接卷入其领域内;当其收缩的时候,它们重新获得自主性或者可能成为一个邻近曼陀罗的附庸。这些政体关注的是神圣的中心,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和边界。它们由强调国王而不是领土范围的人格化网络组成。国王的内在精神力量吸引追随者,而这种力量必须得到展示以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就如在已知世界里的扩张必须展示威力和精神潜力一样。不过,这种精神威力不会自动传给儿子们,因此一个国王的死亡将可能破坏人们对特定曼陀罗的忠诚,动摇其结构的稳定性。

吴哥曼陀罗的中心人口主要是高棉人。尽管当时的大多数人不可能对自己的民族有明确的认知,但研究该地区的历史学家却很喜欢讨论民族划分的问题。当然,当人们越来越远离帝国中心,将会发现其统治的人口在文化上变得更加多样性,而且在其北部边缘,这些人口包括傣族人。宏观地把这些群体划归某个民族,那是以后的事,在当时,他们仍把自己看做是来自一个特定村庄或者区域的民众,只是被卷入了一个等级分明、有组织的文化和政治体系而已。赛丰(Xai Fong)正好位于万象外边,是这个帝国的一个前哨基地,就如同老挝南部占巴塞的

高棉庙宇(vat phu)遗迹一样。卷入这个体系的傣族人,他们的首领作为地方官员,其他人则作为平民,开始吸收印度化的高棉文化的许多元素。

佛教的传播

吴哥统治的时候,堕罗钵底支持的佛教在该地区作为本土化的文化习俗继续传播,迁移到北部低地平原的傣族群体便开始从他们的邻居那里采纳佛教的习俗。各个民族群体相互混杂在一起,尤其是孟族和傣族社区,吴哥王国对自相残杀的战争的压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在12世纪晚期,吴哥国王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 1181—1201年在位)引进大乘佛教作为自己的治国术。13世纪见证了跨越整个地区的重大的变化。阇耶跋摩七世去世之后,吴哥迅速衰落。蒙古人的军队严重削弱了位于遥远北方(中国南部)的大理王朝和西部的蒲甘(缅甸)。随着这些地区性强国的衰落,武士联合体和独立小国才得以出现。不久之后,第一批傣族王国开始兴旺。其中最重要的是国王孟莱(Mangrai, 1259—1317年在位)统治下的兰纳(Lan Na)王朝,定都清迈。兰纳的范围包括了位于今天缅甸、中国南部和老挝北部的各地区的“蒙”。位于兰纳王朝南边的素可泰(Sukhothai)王国不久之后也开始兴起,其属地包括琅勃拉邦地区。到了这个时候,来自斯里兰卡的小乘佛教已经开始从南部传播并征服了吴哥、兰纳和素可泰等各国民众的心。尽管婆罗门教的仪式继续围绕着佛教徒国王们,但是他们不是天神,更像是佛陀或者菩萨的化身,其力量来自他们累积的美德(boun),他们使用美德来创造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尽管这些被认为是第一批傣族人的王国,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他们统治的是多种族的口,其中包括高棉遗民。

傣族人的文化在迁移的过程中已变得多样化,他们从被其征服或者与其共存的各民族中获得了各种仪式和习俗,而且他们综合了这些群体的各种元素,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当很久以后,傣族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被记录下来时,人们,尤其是欧洲人,开始用“傣仂”(Tai

9 Lue)或者“掸族”(Shan)等宏观分类称呼他们,但是普通民众仍然以本土化的术语把自己看作是来自一个特定村庄或者地区的民众。对 20 世纪晚期傣族群体的人类学研究甚至还能表明这种乡土观念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确定,这种状况在 13 世纪和 14 世纪应该更明显。尽管佛教确实包含了早已存在的傣族的各种文化形式,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可以让傣族超越其乡土观念的概念框架。自此以后,低地傣族人身份的一种基本标志将是佛教。

澜沧王国*

1351 年阿瑜陀耶(Ayudhya)王国的建立及其与素可泰的军事竞争为澜沧王国在琅勃拉邦形成提供了空间。当时琅勃拉邦是位于兰纳和素可泰曼陀罗边缘的附庸蒙(联合体)。澜沧的建立人是法昂(Fa Ngum),但是人们对于他的王国的实际面积和实力存在着争议。

直到今天,法昂获得权势的历史仍然是以《坤博隆传》(*Nithan Khun Borom*)的记载为准,但是它写于法昂统治时期的 150 年之后,而且历史学家米歇尔·罗瑞拉德(Michel Lorrillard)已经表明这个故事并不能作为准确的历史文献。与澜沧早期历史有关的手稿非常稀少,且这些手稿的可靠性总是需要考古证据来验证,而直到目前为止,老挝几乎没有这些考古证据。另一种验证方式是查看《丰沙湾》(*Phonsavadan*)里描述的事件,与邻近王国存在的手稿——例如来自兰纳的文献——进行交叉验证。罗瑞拉德指出,14 世纪和 15 世纪前 75 年的老挝文献信息没有一条可以被其他文献来源交叉验证。一块素可泰石碑确实记录了存在法昂这个人物,他是来自湄公河的一个首领;而他的儿子桑森泰(Sam Saen Thai)似乎在中文文献里面被提及。不过,没有其他来自柬埔寨、阿瑜陀耶、越南或者兰纳的文献能够加以印证。

* 作者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以后,对本节内容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故本节中文版无法标注原文页码。——编者注